



# 中文版前言

在寫作本書時，我一直想著中國的讀者。所以，我非常高興，本書的中譯本終於擺在了中文讀者面前。2003年以來，大家越來越多地談論不但中國，而且整個世界也面臨著「十字路口」，同時，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到在整個人類獲得可持續性發展的未來問題上，中國處在中心地位。

自古以來，資本主義是激發人類發展生產能力的最強大作用力。處在資本主義中心地位的個人自由與獲利驅使的市場擴張不可分開。這一時期的全球化，見證了馬克思所說的「資本集約法則」。全球巨型寡頭公司在全球經濟的每個部門都佔有主導地位。「瀑布效應」觸發的高速產業集約，從各自供應鏈中心位置的巨型「系統集成者」公司向整個供應鏈傳導。當資本主義的範圍隨著全球化日益擴張時，從中產生的益處越來越大。寡頭競爭激發技術進步，給消費者帶來很大好處，同時，人類在人們的移動性、能源利用效率、電信、健康和減少貧困等方面獲得很大進步。而且，這一時期沒有重大的國際戰爭，也沒有全球性的金融危機。

但是，資本主義的自由是一把雙刃劍。不受任何限制的全球化，加劇了資本主義體系中潛在的矛盾。當人類通過市場機制擺脫基本限制的能力達到空前高度時，他們自己所創造的結構不可控制性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，這對人類的生存構成了極大威脅。這些威脅包括全球變暖對環境的損害、富國與窮國之間日見擴大的不平等、全球性公司越來越游離於國家，以及全球金融體系面臨的空前危機。在全球化

時代，可怕的現實是美國擁有八千多枚核彈頭，幾分鐘之內可毀滅整個人類文明。英國皇家天文學家瑞斯勳爵認為，「人類文明到本世紀末存活的可能性為 50%」。<sup>1</sup>

不同國家和地區可以分別解決一些矛盾。但是，全球化互相依賴的性質，意味著祇有在全球層面才能根本解決問題。中國與美國的關係，對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行性發生舉足輕重的作用。如果人類不能找到一條「折衷的辦法」，人類生存的前景會很暗淡。也許祇有面臨「最後時光」，才能迫使人類摸索出一條道路，實現全球性合作，以解決問題。當人類面臨深淵時，也許「黃昏」的降臨，最終會催生出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中內在的合作解決問題之道：「黃昏降臨之時，美諾娃女神的貓頭鷹展翅翱翔」。<sup>2</sup>

在寫作本書時，我得益於與王小強博士的密切討論。我們從 90 年代早期開始一起進行調查研究。我希望我們的研究，對理解中國進行體制改革所處的全球環境有所貢獻。我也感謝蔣小明博士多年來給予的寶貴支持和建議。我也深深感謝張瑾博士（劍橋大學商學院講師）翻譯出中文版本，使本書得以與中文讀者見面。

2004 年，Polity 出版英文版。接著，汪道涵先生安排幾位年輕人翻譯出中文初稿。正是這份初稿，促使張瑾博士動手重新翻譯。得知汪道涵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還在推薦這本書，我非常感動。雖然沒有和汪道涵先生見過面，但是，我希望以這本書中文版的出版來紀念他。

## 註釋：

<sup>1</sup> G.F. Hegel : *The Philosophy of Right*, 第 8 頁。

<sup>2</sup> Martin Rees : *Our Final Hour*, 第 13 頁。